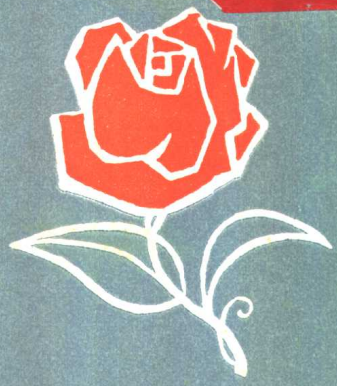


11
89(15:7-9)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15卷 7-9

1924

小說月報

第十五卷第七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BB735/03

小说月报 第十五卷7—9号

茅盾（原题沈雁冰）主编

初日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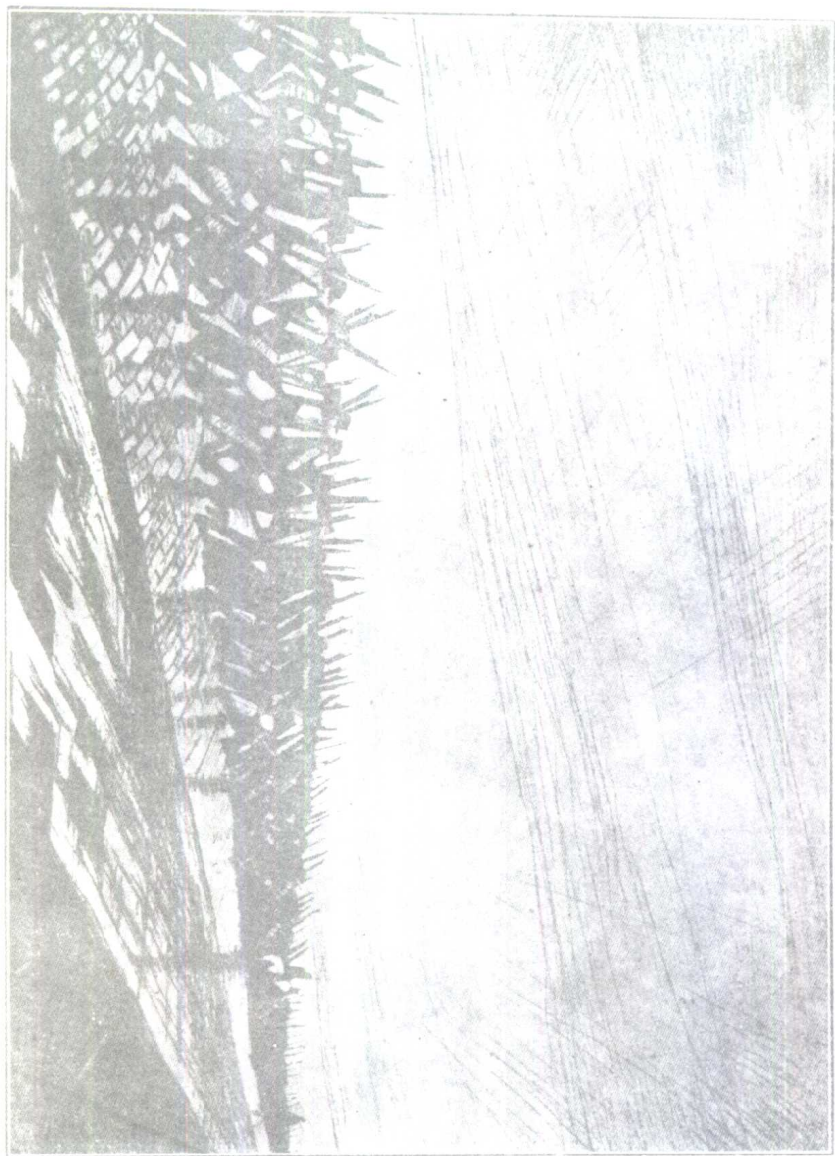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12月北京新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90元

图书分类号：I—55 统一书号：10201·3·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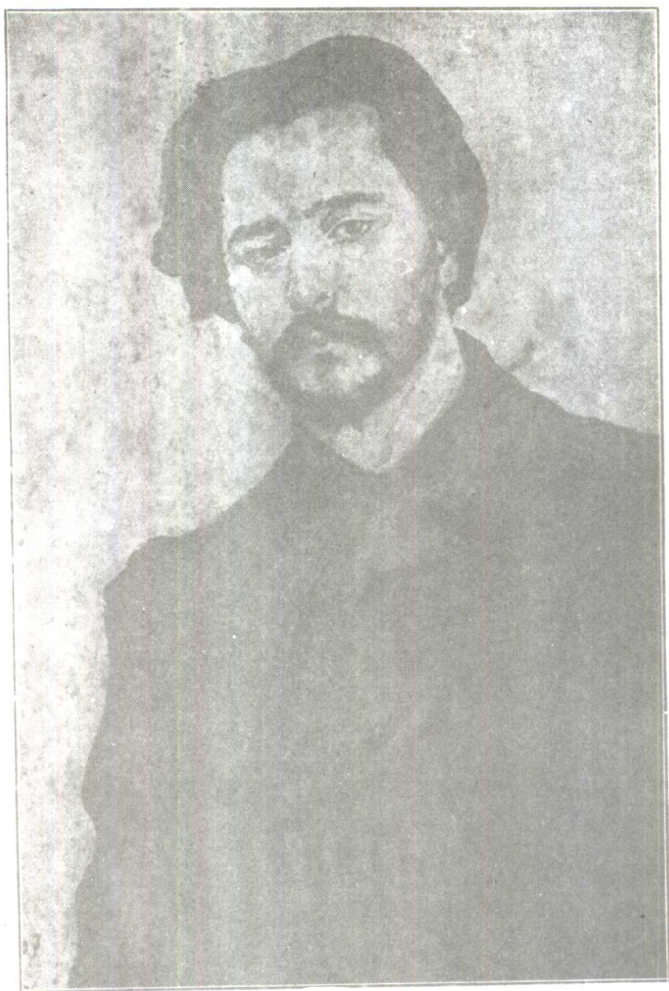
行 军 (二)

纳文逊 (C. R. W. Nevinson) 作



俄國小說家迦爾洵 (Garshin) 像

他的著名以
戰爭的小說
作的人在本
發表



俄國小說家及劇作家安特列夫 (L. N. Andreyev)

他的名字與
對戰爭的小說
玩笑在木桶裏
一則夢下即
國的靈魂

小 說 月 報



第 十 五 卷 第 七 號

卷頭語

這裏刊載着許多心靈上、肉體上受麥爾斯 (Mars, 戰神) 的震撼與踏踢者的呼籲；

這裏刊載着許多自身或兄弟們受麥爾斯所給與的飢餓、摧滅、痛苦的號泣；

這裏展開了炮火轟炸性命相搏、伏屍遍地的沙場的景狀；

這裏展開了傾壞的村舍、枯焦的山林、及勞倦失眠的避難者的景狀；

我們不敢望以這種微弱的呼聲，與慘目的圖畫，便能使熊熊的燃着自私心的野心家遠避了麥爾斯；

祇要能在一般具有一人的心一的人民與軍士中，祇要能在熱血的少年人中，播種下反對戰爭的種子，

我們的願望便算滿足了。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Edited by C. T. Chêng

Contents for Vol. XV, No. 7

Editorial

A False Alarm	...	By Chin-Wen
Going to the Army	...	By Miao-Shih
The Sound of Guns	...	By C. S. Ch'ao
The Red Laugh (by L. Andreyev)	...	Trans. by C. T. Chêng
The War between Two Indian Countries (by Akita Ujak)	...	Trans. by Hsiao Tien
Wicked Prince (by H. C. Andersen)	...	Trans. by C. C. Ku
Irresolution (A Poem)	...	By W. C. Chang
A Piece of Shell	...	By S. C. Wang
The Unquiet Bandit	...	By T. Z. Ing
The Coward (by Garshin)	...	Trans. by T. T. Keng
Some French Novels on the Great War	...	By T. G. Li
L'Horrible (by Maupassant)	...	Trans. by T. G. Li
A Talk with a Peasant	...	By P. H. Yeh
A Certain Painter & the Village Mayor (A Play by Mushakoji)	...	Trans. by Ku. Chen
When the Tiger Goes the Wolves Come (A Play)	...	By T. P. Chen
Anti-War Literature	...	By T. F. Hsu
Some Past Events	...	By Miss Ping-hsin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i>Continued</i>)	...	By C T Chêng
The Pensioner (by William Caine)	...	Trans. by C M Hu
The Journey (<i>Continued</i>)	...	By W T Chang
Literary News (Chinese Section)	...	By the Editor
The Last Page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小說月報

第十五卷
第七號
目錄

卷頭語

西 謫

虛驚

欽 文

投軍

彭 世

槍聲

趙景深

紅笑

俄國·安特列夫·著

鄭振鐸譯

佛陀的戰爭

日本·秋田雨雀·著

曉天譯

兇惡的國王

丹麥·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躑躅中之一幕

張維祺

淮軍義塚

焦菊隱

一粒子彈

王恩浩

不安靜的匪人

燕志偉



膽怯的人

……俄國·迦爾洵·著

……耿濟之譯

戰爭

……調孚譯

幾本談大戰的法國小說

……李青崖

戰爭

……周仿溪

戰慄

……法國·莫泊桑·著

……李青崖譯

一個農夫的話

……葉伯和

某畫家與村長

（劇本）……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

……陳蝦譯

給九吋口徑的一尊砲

……調孚譯

兵匪蹂躪後的鄉土（旅途末頁的補白）

……張耀南

往事

……冰心女士

文學大綱

（七）

……鄭振鐸

第九章 希臘與羅馬



圖 插

被撫恤者

……英國 William Caine 著

……胡哲謀譯

旅途(三)

……張聞天

國內文壇消息

……記 者

最後一頁

默示錄的四騎士(木雕)……封面……Albert Durer 作

戰後(三色版)

……魯杜洛夫作

行軍一

……納文遜作

行軍二

……納文遜作

迦爾洵像

安特列夫像

虛驚

欽文

這時我剛十歲，過了十月，浩江開戰的消息愈說愈緊了。來看父親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談到這事情，而且這幾天來來看他的人比往常特別的多，似乎都是專來報告或者探問這消息的。我不知道浩江在什麼地方，離我家有多遠，也不知道開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覺得莫大的可怕的事情就要在鄰近發生了。

父親在書房裏陪着客人談天的時候，母親常到那間壁去注意聽。等到父親送走客人回進門來，她總就迎頭問他，「消息愈加緊了麼，那人來說？」他大概是這樣答她，「他也是大驚小怪，沒有什麼。」有一次，她好像不大相信他的話，又問，「怎麼他說是已經進了城了，三百多個，都穿着黃衣裳，戴着黃帽子，『哦，那是來保衛的，並不是——』」他用安慰的口氣回答說，但是她仍然現着驚疑的神氣，說，「要有三百多個兵來保衛，可見情形愈加不好了。」父親的神氣很有點窘，就有意談到別的事情去了。

母親早半夜的忙碌，她把一份糯米和兩份平常做飯的杭米拌勻，炒焦，磨成粉末，裝進小枕頭般的布袋裏，她

叫人去買了許多紅棗，她說這種東西最耐飢，攜帶又很方便，逃難時做糧食最適宜，這是老年人經驗過的，她把講究些的夏衣夾衣收集起來，裝進兩只大箱子裏，又把這箱子藏到草堆的中間，藏好以後她獨自說，「不知道這種東西將來仍能由我們來穿用不能，如果一經放火，都就完了，明年天氣和暖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可穿！哦，我們的人還不知道究竟怎麼樣呢！」她又用粗布做了一件有四只大袋的夾襖，把貴重點的手飾都放進衣袋，藏在床欄板的下面，預備緊要時穿着逃走。

這幾天內母親不肯讓我到門外去玩，老是住在家里，覺着日子特別長了。年老的祖父似乎因為聽到可怕的消息，引起了他的可怕的舊觀念，好像年老的人講述他過去身受的駭人的事是很有意思的，却不顧到我們年輕人聽了他的話會愈加驚慌起來，每天晚上祖父總是和我們講些洪楊時代的事情。一天，他講的最起勁，我聽的也最驚慌。他說，「這時女人小孩早已躲在山裏，我和你們的三爺爺留着看守房屋，後來知道長毛真的來到了，我和你們的三

爺爺就跳上小船叫當長年的海生找着逃。剛過西巷橋，正向鵝池找去，忽然聽見後面殺殺殺的叫着，就看見兩個凶狠狠的長毛，捏着明晃晃的刀，站在一隻中船的頭上，很快的追上來，不時的說，「還想逃麼，殺殺殺！」兩隻船愈行愈近了，海生盡力的找，仍然行不大快，幸而就有了一隻大船從陳家渡裏搖出來，船裏是陳三七的合家老小，也是逃難去的那船搖的人很多，船頭上還有人打篙，行的很快。三七看見了我們忙叫我們說，「三少爺，五少爺，快跳上我們的船來！」我們到了那船，看見海生仍在那里盡力的找那小船，「海生，捨掉那船，快也跳到這裏來！」我再三的這樣叫他，但他仍然只顧自在那里找船，東歪西斜的更慢了，他大概是着了忙了，長毛的船追上來的更近了，陳家的船等海生不來，只得顧自快搖，後來長毛退出了，地方上的秩序不久也就恢復，只是少了不少的人，海生也終於不再看見，關於他的消息如今一點也沒有，他大概終於被那長毛追着，殺死了。」

「哦，幸虧那時還沒有槍，」祖父嘆了口氣，又說，「如果現在，既經到了那樣接近，碰的一聲就可結果性命，我也早就完了，你們這班人是不會到這裏來的了，唔，現在用槍，逃也無須逃了！」

「逃也無須逃了，都有槍，還逃到那里去！」經過那天晚上祖父講述那可怕的故事以後，母親常常獨自這樣說，她的神氣比前幾天安靜些了，東西也不預備了，老是獨自靜悄悄的坐在那里想。

我在家里足不出戶，悶沈沈的已經有一星期了，一天傍晚，父親領着我到街外去走走，偶然看見張福，父親就現出羨慕的神氣和他說，「現在真像你的好了，反正一個人，清清爽爽的，逃也暢快，不逃也暢快！」張福是個沒有妻子的人，往常只要他不在面前，提起他的人都稱他做「光棍」，村裏的人差不多都看他不起的，現在父親反而羨慕他了，我才知道父親雖在母親的面前老是說不要緊，其實心裏也很擔憂了，事情實在不好，可怕的事情就要發生了，他的說不要緊，無非想使的母親膽大些。

這是上午九點多鐘的時候，因為父親起的較晚，我們還在吃早飯，忽然聽到門外「來了，來了！」的嚷了陣，不約而同的我們自然而然的都把飯盤放下，正在定神靜聽，又聽到一個聲音，「真的來了！」

「逃罷，從後窗？」母親說着似乎就要哭出來。

「逃？」父親說，「出了後窗，走向那一邊？」

「出了後窗再說罷！」母親又說。

「到那里去呢？」

「唉，逃也無須逃了，都有槍了，還到那里去！」

我看了這種情形，害怕起來，哭了。母親就把我扯在她的身邊，又和父親說：「可是和尚，難道硬看得他被長毛拿去不成，我們只得逃罷？」

「且不忙，」父親說着就向門外走去，「讓我去探聽一下，究竟怎樣了。」

但是母親跟在他的後面止住他說：「不要獨自去啦，我們死也死在一塊！」

父親終於把情形探聽清楚，原來是住在隔壁的王家的姑奶奶從城內接回來了，可是我們沒有再吃飯的心思，這早餐就此停止了。

當天晚上，吃過晚飯不久都就早早的睡了，好像是大人都怕提到那不好的消息，不說這惡消息呢，這事情沒有解決，一切事情都是無說起。雖然大家都早躺下，但我到了快到半夜還是睡不着，而且，時時聽到母親的身子的轉動聲，祖父的咳嗽聲也時時遠遠的響着，隔壁街裏時時有狗在那里吠，聲音悽慘，似乎是警告什麼的。

我剛睡去，忽被母親叫醒了。她一面給我穿衣服，一面和父親說：「總得先給和尚安排好，如果真是來了，我們就

從後窗逃，東西什麼也讓他丟在這里，我們只管性命罷！」

我覺得全身發冷，兩條大腿不絕的抖，母親的手也接連的顫動，燈火點的很大，却不明亮，室內暗沈沈的，什麼東西也看不大清。父親側着頭的站在房門口，好像正在那里計劃什麼，這使我不由的問母親說：「怎麼了？」

「你聽，」她說：「外面打門打的很緊呢！」

穿好衣服，我就走出床去，也就聽到動動動的響一陣，叮叮的響一陣，走到堂前，祖父也已坐在那里，他穿着大袖的狐皮馬褂，低着頭，不時輕輕的「唔唔」的叫着。

「莫非一定要犯着？」母親又說：「我倒總算已經做過了人了，和尚還這樣小，哦，就要使他——還有祖父已經這樣老了，難道還要犯到第二次！」

打門的聲音終於又由父親聽明白，原來是春榮堂叔，從城中帶着家眷到我家來避難，因為城門口塞着許多船，一時出不得城，所以到的這樣晚了。

浩江這次的戰爭終於不曾發生，我們所受的總算只是虛驚，然而母親本是個特別肥胖的身體，經過這半個月以後變成了個和平常婦人一樣的了，父親雖然盡力的做作鎮定，但也失了常態，他心愛的八九盆珠蘭和十多盆茉莉都於這時枯萎，我的鴿子也於這時失蹤了一大半。我想實事的驚慌必不會比虛驚減少些，而我現在，就是明知其不會成事實，也沒有再受這種虛驚的勇氣了。